

张士敏·著

圆

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张士敏·著

寒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圈地/张士敏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6

ISBN 7-81109-404-5

I. ①圈…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857 号

圈 地

QUAN DI

张士敏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 13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192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ISBN 7-81109-404-5/I·006

定 价: 24.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ps.com.cn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华大地掀起一股圈地风。中直机构圈，省、市圈，地、县圈，甚至乡、镇也圈。某省天都市下属六个县、市也不例外。这其中有些确是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就难说了，其中隐藏着许多利益的黑洞。有人将其与十六世纪在英国掀起、被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形容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相比，认为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的必然阵痛；有人认为这是邪恶、是犯罪。

争归争，圈地的潮流谁也无法阻挡。到了九十年代，愈演愈烈，迄今方兴未艾。这其中藏匿着多少撼人心弦的故事！

.....

——采访手记

目 录

第一章	圈地圈出的血书	1
第二章	初次交锋	42
第三章	风雨之前的灿烂	55
第四章	载舟之水	73
第五章	啄木鸟	85
第六章	祸水还是道具	97
第七章	“案”悬一线	120
第八章	人证与物证	130
第九章	这样的翁婿和父子	143
第十章	这样的骨肉与亲情	160
第十一章	要命的无处方药	170
第十二章	黑洞还是有底的	185
尾 声		202

第一章 圈地圈出的血书

如果不是因为眉毛下那双眼睛太小，二十五岁的天都市乌鸣镇派出所副所长田础应该算得上是美男子。瞧，一米八的个头，宽宽的肩膀、匀称挺拔的身材，加上乌黑微髻的一头靓发，姑娘们见了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头瞥上一眼。遗憾的是那双眼睛。好像一座雕塑，艺术家精心塑好头颅躯干却忘了眼睛，最后匆匆地、不经意地用雕刀在眉毛下划了两条缝。尽管两条缝，眼睛毕竟是灵魂的窗户。“窗户”不大，细细的，惟其细，看上去挺温柔，在老百姓面前虽说不上亲切，也不至于让人感到惧怕。

派出所在镇东头，“文革”前是个祠堂，后改建成两层楼房，成为派出所。因没钱维修显得陈旧。此刻，田础正叼着卷烟，皱着眉头，凝着小眼睛，在楼上那个十平米、用木板间隔的、他和所长邱成合用的正副所长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撰写《乌鸣镇派出所1999年三季度工作计划》。

这些年人世间事多，老天爷跟着忙乎，也不知咋回事，常常阴阳倒置莫名其妙，该热的南方不热，该凉快的北方反倒热。天都位于南北交界，往常这当口应该凉爽宜人，可眼下小满刚过、芒种未到，却热得像夏天一样。这种所谓计划是很难做的，过细不可能——社会很复杂，杀人放火、绑架勒索你无法预料；粗了，上面又通不过。真是粗不行，细也不行。确实难为他。抓不住要领，进入不了角色，加之热，他头上沁出汗来，他想打开电扇，蓦然想起所里经费拮据，要节省电费，只得作罢。于是站起来推开窗，蓦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轰隆隆！接着是一阵雷鸣，随着雨点噼噼啪啪

落下来。他只得重新关好窗户，回到座位上，继续构思他痛苦的官样文章。

“哎哟，哎哟……”刚写了几个字，忽听得楼下传来一阵阵女性痛楚的呼喊。而且一声比一声尖厉刺耳。这叫声打断原本就不通畅的思绪，更没法再计划下去。他扔掉圆珠笔和烟头，起身拉开房门。

“啊——”叫声来自地下室。这是间没窗户的黑屋，用作临时关押拘留的人犯。他走下去，推开虚掩的房门，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有四个年轻的姑娘，其中三个垂着头，靠墙站立。他一眼看出是路边发廊里的“鸡”。另一个戴着手铐，披散着头发，胸口衣服被撕开，露出洁白的肌肤和奶罩。她满脸汗水，杏眼圆睁，无比愤怒。看来叫声出自她之口。

“怎么回事？”他问旁边一个嘴里叼着香烟、留着长发的黑瘦的小个子。此人名叫杜坤，是所里聘用的临时工，也称“协警”。用这种人的好处是只要一天管三顿饭，外加一套没警衔、警徽的制服和一块“协警”臂章就打发了。这些人原本无业，他们看重的不是能拿多少工资而是“协警”的头衔。也就是说是个准警察，在老百姓和乡下人眼里自然也就高人一头了。所里警力不够，就用他们顶替，尤其是一些棘手的麻烦事儿，譬如配合镇政府、税务所到农户家里催缴欠税欠费。农民有些是赖账、有些确实缴不出。这种情况下免不了要动粗，搬拿值钱的东西，如电视机冰箱什么的，用以抵账。他们这些正儿八经穿制服的干着扎眼，“协警”就方便多了，眼一横，拉下脸面六亲不认。这种公差三天两头会有，老乡们喊他们“二鬼子”。二鬼子们对这称谓无所谓、而且蛮得意——有人惧怕他们。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一个人能让人畏惧未尝不是件好事。

“她卖淫，被——被我逮着。”杜坤指着姑娘。

“你胡说！”姑娘尖叫，“你诬陷！”

“我胡说？哼！”杜坤轻哼一声。

从无力的哼声田础看出这“二鬼子”气不壮。

“你在哪儿逮住她的？”他那小眼睛盯着杜坤。

“富强路的‘好来劲’发廊门口”。杜坤不敢接触他的目光，斜着脑袋。

“发廊门口？”他知道一些路边发廊挂羊头卖狗肉，一些发廊妹名为发型师实则是“鸡”。可捉奸捉双，而且要捉奸在床，怎能在发廊门口将人家当“鸡”随便逮？

“他诬陷！”姑娘尖叫。从田础肩上的两杠一星她知道这是个头儿，而且从语气上看出此人似乎还是讲理的。

“你别叫，让他说。”田础制止住姑娘，转向杜坤，“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她在发廊门口干啥？”

“她……她在发廊门口同一个小伙嘻嘻哈哈打情骂俏……”

“我见到一个老同学，说起一些有趣的事儿。”姑娘叫着。

“我知道了。”他点点头，继续问杜坤，“难道在发廊门口同男的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就是鸡？”

杜坤语塞。

边上几个发廊妹捂嘴窃笑。

“田副所，你知道的，邱所对此有指示——”杜坤想起什么，抬眼斜睨着他。

从那声“田副所”和斜睨的眼神中他看出这家伙没说出口的潜台词。天都是个穷市，市里每月只能给在编的民警提供最基本的工资，其他奖金以及所里开销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行解决。这样势必要搞创收。餐馆、酒楼、迪吧、夜总会和发廊不用说是肥田、富矿。就拿“鸡”和嫖客来说，每逮到一对，各自罚款，初犯“鸡”和嫖客各三千，再犯加倍。不用说这样进财有多快。为了创收，所长邱成指示对“鸡”和嫖客要狠狠打击，决不手软，而且指示“宁可错抓十个，决不放走一个。”说白了，就是无论是与不是，多抓几个。杜坤们当然心领神会，就像今天这样，经常变着法儿，寻碴子、找借口抓人罚款。身为党员，田础对此很有看法。他觉得为了扫黄对那些卖淫女和嫖客进行教育和处罚是必要的；但不能为创收胡来一气，任意扩大打击面，指良为娼，这不仅违背党的政策而且违反国家法律。但他只是个副所长，一切由邱成说了算。对此，不仅杜坤一些“协警”拥护（多抓一个他们多一份奖励），有

些民警也赞成，他成了“少数派”，而且这些事，上面似乎也知晓，也没人出来批评制止。这让邱成腰板更硬气。现在杜坤明摆着欺侮和藐视他。他被激怒了。

“妈的，现在就按我说的办！”他大吼一声，“将她放了。”

“是。”杜坤瞅着副所长，只见他咬着牙，恶狠狠地瞪着眼睛，那眼睛虽然不大，但目光灼人，就像从紧缩的焊枪隙缝里迸射出来的一束火花，犀利、灼人。他知道这个副所长轻易不发脾气，发起来可不得了。他在这“庙里”也已经混了几个月，知晓里面的人事关系，曲曲弯弯。所长邱成同这小子是两股道上的车，特烦他；可又不敢过分挤兑招惹他，有些地方还曲意逢迎，让他三分哩。原因是他是天都一把手市委书记曲永强的女婿，这样的人哪敢得罪？这是邱所的顾忌。他比姓邱的更多层考虑。眼下当官除后台、关系，还讲究学历文凭和年轻化。邱所是个土八路，没喝多少墨水，再说已经四十郎当，要上去怕是难了。这个“二毛一”可不一样，二十出头，正儿八经警校毕业，再说还有市委书记那条线，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前途无量呵。这乌鸣镇派出所所长的交椅迟早是他的，而且还得上去呢。怎么说他杜坤也不能得罪而且还得溜着哩。“是，是。”他谦卑地应着，替姑娘打开手铐。

“哼。”姑娘恶狠狠地瞪杜坤一眼，然后抬起双手将手背伸到田础面前，“你是头头，你看看。”

“啊！”田础忍不叫起来，只见姑娘两只手背上各有一个大血泡。

“这是刚才他用烟头烫的。”姑娘眼角溢出泪水。

“呵，”他想起刚才在楼上听到的凄厉的叫声，流氓！真是流氓！他在心里说着，真想上去给杜坤一顿老拳，但他忍着——他毕竟是副所长呀，姓杜的混蛋，可他也不能在别人面前动粗。只能将愤怒转为责问，“杜坤，你说，为啥这样？”

“哎，我……我以为她是鸡。”杜坤额上沁出汗珠。

“是鸡也不能这样。”

“对，对。”杜坤点头。

“你以为这是啥地方？”他严厉训斥，“这是公安机关的派出所，

不是法西斯的集中营。”

“是，是。”杜坤诺诺。

“光是不行，你说说这样做心里是怎么想的？”

杜坤抬起头，“我这是犯急心病，急于求成，想做出成绩……”

“去你妈的成绩，”田础喝断他，“你这是流氓、恶棍行为。”他想快些将事情结束，转问姑娘，“小姐，你看怎样？”

“我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姑娘杏眼圆睁。

“这，应该的。”他点头，问杜坤，“你说呢？”

“我认错，”杜坤也想早些结束，“小姐，是我不对，有眼无珠，我向你赔礼道歉。”说着鞠一躬。

“光口头道歉不行。”姑娘心里的气稍微消了些，但仍不放过，“这事儿很严重，也很恶劣，作为受害者，我要求领导让他写书面检查并给予处分。”

“对，你这要求是合理的，我们会考虑。”田础望着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想起什么，“请问你姓什么，我们怎样和你联系？”

“我不想同你们打交道。”姑娘逃似的快步走出去。

“这事儿你得从思想上认真作检查。”他严肃地向杜坤。

“是，”杜坤轻声。

“田副所长，电话。”这时上面有人大声喊。

“我去听电话。”田础出门。

杜坤心里说不出的窝囊。啥检查不检查，去你个蛋！他当然知道这样做不对，可不这么做这些小娘们能服帖签字吗？能将口袋里的钞票挖出来吗？不能！不这么干所里就不会有创收，他也不会会有进账。今天如果邱头在就好了，他不会让姓田的这么狠三狼四。这就是他妈的路线斗争。唉，路线斗争上面有、下面有，连这小小的派出所也有，真是无所不在，他这个小角色轧扁头啦。

“小田吗，我是周洪全呀。”田础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响亮、威严而且带有一点蛮横的声音。震得他耳膜咚咚响。其实毋庸通名报信，仅凭这声音他就知道这是他的上司，市公安局局长周洪全。

“局长你好，我是田础。”他应着。

“你马上带人赶到黑石头村去，那里有人在闹事。”

所谓闹事是一场圈地争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华大地掀起一股圈地风。中直机构圈，省市圈，地、县圈，甚至乡、镇也圈。天都市下属六个县市也不例外。这其中有些确是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就难说了，其中隐藏着许多利益的黑洞。有人将其与十六世纪在英国掀起、被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形容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相比，认为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的必然阵痛；有人认为这是邪恶、是犯罪。

争归争，圈地的潮流谁也无法阻挡。九十年代愈演愈烈。前不久刮到他们这儿。

一家名叫“好年华”的香港公司老板看中黑石头村的一片地，准备建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该片地有在耕农田二百多亩，有一百多户人家，还有一片树林和草地，总面积四百八十亩。村委会、镇党委、镇政府都同意，天都市政府也批准征用。讲定每亩地补偿人民币八千元，失地农民出路自行解决。房子则按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三百元，一次付清了结。绝大多数农户都不同意，不肯签字。理由很简单：征地费和房屋拆迁费都太低了，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失去土地，又不安排出路，给的钱又这么少，往后日子怎么过？双方僵持着，而且已经发生过几次碰撞和争斗。

“今天征地动迁组的人要去拆房子、拉铁丝网，可能会遭到阻拦。”局长命令，“你立即带人去。”“是。”他应着，想起什么，问，“邱所长呢？”

“他在这儿参加一个重要的会，会议结束就去。别等他，你立即去。”

“是。”

“多带些人，除留个看家的，其余人都去。”局长严厉地说：“小田，记住，凡是阻挠圈地和拆迁的一律不客气，都以妨碍公务和国家建设论处。尤其是那个叫桑扣锁的。”

“桑扣锁？”

“怎么，你不知道这个人？”局长似觉意外，在黑石头村和鸟鸣

镇这个桑扣锁名气很大。

“不知道。”其实他不仅知道而且同这个人有交往。在鸟鸣镇桑扣锁确实有点名气的。他初中毕业后自学了高中课程，还看过很多书。家里除了承包两亩地外，还包了几亩鱼塘。他有文化善钻研，搞科学养殖，收益很不错。空余时间桑扣锁还喜欢写诗。他也喜欢诗，他俩都是镇和市文化馆创作组的成员，他记得桑扣锁的一首《汗珠》曾引起很大争论。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我是一颗汗珠——晶莹的汗珠，
从面颊、脖颈和赤裸的脊背上流出来，
有人说一颗汗珠摔八瓣，我却一瓣也不见，
干涸炙热的土地将我吮吸——只有一丝白烟、一阵呻吟。
我是一颗汗珠——带泪的汗珠，
有人说汗珠会换来温暖和财富，我大声说：不！
汗珠被无尽的税费吸干了，
我一无所有——只有赤贫。

有人觉得这首诗有激情有思想，反映了农民的困苦、呼号和呐喊；也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市文化馆的领导，认为这首诗有严重问题，是对农村大好形势的恶毒攻击和否定，应该批判。对此，桑扣锁嗤之以鼻。

田础是党员，又是镇派出所副所长和创作组组长，算个人物，馆长王兴让他主持批判会。他说现在不兴批判会了，思想问题还是要帮助教育。他同桑扣锁谈了一次话，不过那不是以什么“长”，而是作为朋友和文友诚恳的交谈。谈得很融洽也很投机。

“诗言志，诗反映作者的心声。”桑扣锁愤愤，“王馆长和下面那几个应声虫、马屁大王说我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夸大社会阴暗面，这不是昧着良心，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眼下农村农民要承担多少税费，其他省市我说不清，就拿咱们村来说吧，除去国家规定的农业税和特种农作物税这两大项，其他五花八门的税费可多了去了。有些是中央定的，有的是省、市定的，还有不少是乡镇和村里定的。”说着他扳起手指，“譬如养猪要收生猪税、屠宰税，养鱼

和鸡鸭要收鱼塘税和鸡鸭税，农民住了几十、上百年的破屋老宅要收宅基税。镇政府建办公楼要向农民集资摊派建设费，村干部如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的定额补贴以及民办小学教师工资和学校各项开支也要咱农民出。还有结婚要收费，计划生育要收费，民兵训练要收费，还有你们派出所民警的一些费用也要咱们出。”

“你说啥？”他打断他，“我们有啥费用要你们出？”

“你听我说。”桑扣锁说，“就在今年年初，镇里说你们办案经费短缺，为了有效打击日益增长的刑事犯罪，镇派出所需要添置一批办案器材，每家每户摊派二十元钱。”

“不像话！”作为副所长他还真不晓得有这样的事。

“我算了一下，就是这些不像话的、名目繁多、杂七杂八的费用摊派连同正规税收，咱们村去年一年少的人家支出一百多元，多的三百多元，平均每户人民币二百多元。”桑扣锁继续说下去，“天都市、鸟鸣镇和咱们黑石头村都是穷市、穷镇、穷村。咱们一年人均收入也就二千多元，农民可真是一毛钱掰四瓣花呵，这些税费就像割肉一样硬生生被割去一大块，而且有增无减，你说叫咱们咋过日子？”

“是呀，”他不由点头。虽然他不用像桑扣锁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作，可作为一名乡镇民警，他成天同农民打交道，向农民催缴征收税费是一件最最头疼和痛苦的事。很多农民交不起税费，就牵猪捉鸡赶鸭搬东西来抵债。他不止一次违心地参与其中，桑扣锁说的都是事实。他说，“其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就有《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和《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

“对呀，”桑扣锁叫起来，“中央三令五申，可下面当官的却当作耳旁风，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天高皇帝远。我的诗就是呐喊，就是呼吁，就是反映农民的心声。王馆长说我是反党，其实真正反对党、破坏党的形象和政策的是这些马屁大王、两面派。古语说，忠言逆耳，我这是忠言，是爱护党呵，你说是吗？”

他嘴里不说，可心里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对。这是个普通农民，

可不是那种传统、没文化、敦厚、老实、愚昧、任人宰割、听人摆布的农民。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人格、有自尊。可思想会给他带来痛苦，自尊会给他带来悲剧——现实社会还容不下他呵。

“据我了解这家伙是个危险分子，”局长严厉地，“闹事、上访、写控告信等等都是他策划并且带的头。你们要严密注视他，必要时逮起来。”

“是！”

“好，快去吧，有情况及时报告。”

“是！”

田础将所里在家的民警统统召集起来，连同杜坤那样的协警在内拼拼凑凑二十人。所里只有两部警车，一辆普桑和一辆破旧的昌河小面包。普桑被所长邱成开到市里去了，七座小昌河当然容不下二十人，他向镇政府借了一辆大面包。于是，两辆车，二十多人，风风火火赶往黑石头村。

黑石头村在镇西南方向，相距不到十华里，不一会就到了。香港“好年华”国际投资集团公司老板相中这块地方不无道理。这儿风景确实不错。村北有座马鞍型小山，山不高，百来米，上面长满树木，山顶上还有座宝塔，看上去郁郁葱葱、典雅有诗意。山下是一片透迤的农田，还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

车子在路边停下，田础和干警们下了车。只见圈地拆迁的人和农户们紧张对峙。拆迁者二十来人，一辆铲车、一辆推土机，他们摩拳擦掌气势汹汹。眼前这些低矮、东倒西歪的农舍，对这些钢铁怪物来说真像吃豆腐。只要一开动，顷刻间就会夷为平地。农民老老少少二百来人挡在面前，有拿锄头，有举扁担，还有十几个人躺在地上，面对铲车和推土机。那无声的语言很明白：有种的从我们身上压过去！

领头者果然是桑扣锁，他手持一根两头尖的枣木扁担立在最前面，巍峨挺拔、气宇轩昂。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阻碍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一个留长发的胖子嗷嗷叫着。

“嘿，二狗子，你小子吓唬谁呀？”人群中有人不屑。

“我吓唬你？”二狗子扬着手中一份文件，“你瞧瞧，这是天都市市政府关于征地和房屋拆迁的正式批文，瞧，这大红的官印，你小子胆敢抗拒。”

桑扣锁诉之以理，“二狗子，你替咱想想，地圈了、房子拆了，叫咱们往后咋过日子？”

“政府不是给你们补贴发钱了吗？”

“那点钱够啥呀。”没等桑扣锁开口，他身旁一个姓李的白胡子小老头叫起来，“你知道吗，一亩地才补八千块钱。”

“一幢三大间，百十来平米的房子才给两万多块钱。”另一个三十来岁、瘦瘦剃平头的青年叫着。

“这点钱只能搭窝棚、买帐篷呀。”一个姑娘大声说。

“难道真叫咱们日后做流浪汉、搭窝棚住帐篷呀？”

“没了田，没了房子叫咱往后咋过呀？”

“……”

人们七嘴八舌，有人呜呜哭起来。

“这些事儿跟我说了也没用。”二狗子气没刚才壮了，“我只是奉命行事，钱的事儿你们要同上面去说。”看见路边的民警，似乎看到救星，忙招手。

田础他们只得过去。

“田所，”二狗子认识他，“咱们是奉命行事，这事已经拖了很久，上面关照，今几个一定要将这几间房子推了。你看……”

“田副所长，……”桑扣锁瞅着他。

他知道桑扣锁这目光包含着的丰富意蕴，知道他对自己的期望，但此时此处不是交谈的场所。他避开桑扣锁的视线，面向众人说：

“乡亲们，我知道你们的难处。”这确是真心话，可他来此的任务不是同情而是驱赶。只能委婉地说：“桑扣锁，关于补偿金多少的问题你应该同上面说。”

“对呀，这事儿咱们管不着。”二狗子耸耸肩，“咱们只能按上面指令办事，叫咋办就咋办。”

“补偿金的事儿是得同上面说，可镇里、市里咱们不知跑了多少次，就是不答应给咱们加钱。”

“这不就得了！”二狗子嘴一撇，“上面有上面的政策，上面代表党、代表国家。”

“你说得不对！”桑扣锁严正地说，“他们不能代表党和国家。”

“笑话！”二狗子嘲弄地说，“他们不代表谁个代表？你——桑扣锁代表？”

“我当然也不代表。”

“那不就得了。”二狗子哂笑并开导他，“兄弟，我劝你还是醒醒吧！你想想，就凭你一个泥腿子，还有你身后这老老少少百来个人斗得过政府吗？”

“你这是蛮干，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民警中有人嘲笑。

“桑扣锁，我劝你还是识相点，闪开，让咱们干活。”二狗子挥手。“地圈了，房子拆了，你们也可向上面反映，同上面谈判。”

“二狗子，哄小孩呢？”桑扣锁讥笑，“地圈了，房子拆了，既成事实，还拿什么谈判？”

“对呀，”白胡子李老汉说，“好比做买卖，价钱还没说定，咱的货倒给你了，到时候你杀价咱们不傻眼了？”

“对，”几个人同声喊叫，“不增加补偿费，价钱不说定，就别想拆房。”

“田所，你看这事儿咋办？”二狗子将球踢给田础。“咱们可是按市里命令来办事的呵。”

“让开，你们让开。”没等田础开口，几个年轻的民警已经迫不及待。

“等等，”他举手拦住民警，说，“事已至此，我想桑扣锁你也明白，这地是一定得圈，房子也是必须得拆的。”

“田所长，我非常明白。”桑扣锁笑笑，“可我还是那句话：不增加补偿费就不能拆房圈地。”顿一下，抱歉地一笑，“对不起，我知道这会让你很为难，可没办法呵。”

“怎么样？”二狗子瞅着他。

田础不知如何是好。他同情这些人，让他动武抓他们，他实在

下不了手；可局长派他来就是要对付这些人的，他不作为是不行的；可又该怎么作为呢？正在进退维谷时，一辆警车呜呜喊叫着飞速驶来停在他身旁。矮敦壮实的派出所所长邱成杀气腾腾地从车里钻出来。原来，局长周洪全给田础布置任务后放心不下，他知道田础书生气太浓，镇不住，因此让邱成火速赶来。

“咋回事？”邱成气呼呼地问。

“邱所长，你看他们。”没等田础开口，二狗子指着躺在地上的农民和领头的桑扣锁。

“起来，散开，”邱成吼叫着，“你们起来！”

躺着的农民一动不动。

桑扣锁和农民们凝视着矮壮的派出所所长。

沉默，可怕的沉默。

“起来，散开！”邱成又吼一声。声音有点嘶哑又有些颤抖。

桑扣锁和农民们仍然一动不动，只是那目光更阴沉、更慑人了。

“你——你们反啦！”邱成真的被激怒了，他当了十几二十年的乡镇警察和派出所长，吆五喝六，说一不二，从没见一个乡下人敢对他这样。“还愣着干吗？”他指着桑扣锁命令身后的警察，“逮起来，先将他逮起来。”

几个警察摘下腰间的手铐和警棍，正要动手，桑扣锁猛地举起手中的枣木扁担，其他农民也举起手中的家伙，真是一触即发。正在这时“叭！”一声锐利刺耳的枪声撕破可怕的寂静。人们都被镇住。枪，历来代表权力和力量，在枪面前其他武器——锄头、扁担这些农家用什显得软弱无力、不值一提。尤其枪握在掌权者手里。

矮壮的鸟鸣镇派出所所长邱成手里握着一支散发着淡淡烟雾的六四式手枪。

“铐上，带走。”邱成喊叫。

两个警察夺下桑扣锁手中扁担，给他带上手铐押向警车。

“扣锁，儿子！”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哭喊着从人群中冲出来扑向桑扣锁。这是扣锁的妻子马华和母亲宋红丫。

“妈！”桑扣锁喊道。眼眶已经红了。